



越 剧

母認堂卷

越 剧

戲曲選

中国戏曲研究院編

庵 堂 認 母

(越 剧)

浙江省越剧团集体改編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庵堂認母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6号

北京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统一书号:10069·435 字数20,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 $\frac{1}{16}$

1960年2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500 册

定价(7) 0.12 元

編輯凡例

一、編輯《戏曲选》的目的，是为了总结解放以来，在整理、改編和創作戏曲剧目方面的成績，以此向各地提供优秀剧本，和交流整理、改編与創作的經驗，从而促进我国戏曲艺术的發展与繁荣。

二、《戏曲选》所选的均是各剧种最有代表性的优秀剧目。它們經過長期舞台演出的考驗，具有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对人民富有積極的教育作用。

三、《戏曲选》所选剧目，仅限于解放以来整理、改編的傳統剧，和創作的現代剧与历史剧。未經修改的优秀傳統剧目，不包括在此选集內。

四、在选定剧目时，除了衡量剧作的文学水平外，还考虑了它的舞台演出效果。

五、《戏曲选》除选入剧本外，还附有評論文章、选曲和剧照等，以便讀者从本集里，不但能够讀到优秀的剧本，还能了解剧本的演出情况。

六、《戏曲选》录入評論文章的目的，是为了讓讀者了解所选各剧的整理、成長过程，以及观众和戏剧界对它的評價。所載的評論文章的論点，力求鮮明、公正，但在某些問

題上，我們同意評論者與劇作者不同的見解并存。

七、《戏曲选》录入选曲的目的，是為了讓讀者了解所選各劇音樂上的特色與創造。但是演員所唱的詞有時和劇本上的詞有些出入，如要求完全服從劇本，曲譜便要受影響，故不强求統一。

八、《戏曲选》所選劇目，均已取得各省（市、自治區）文化局的同意，有的是他們直接推薦的。但是我國劇種劇目極多，群眾的創作層出不窮，很難在短時期內，擬出十分恰當的全目來。為了使這部選集更好地體現出“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精神，希望廣大讀者也隨時向我們推薦優秀劇目，並指出我們工作上的缺點。

九、為了滿足廣大讀者不同的需要，《戏曲选》分別以專集和單本形式出版。

我們謹向熱情支持與幫助編輯這部選集的各地黨組織、文化主管部門和劇團致以深深的謝意！並望今後繼續給予我們幫助。

中國戲曲研究院

1959年12月

目 录

編輯凡例

庵堂認母（越剧）..... 浙江省越剧团集体改編（1）

附 录

越剧《庵堂認母》选曲..... 卢炳容編曲（22）

人 物

王志貞

徐元宰

王志貞手持申貴升遺像，神色憂郁，緩步上。挂起遺像，感慨萬端。

王志貞（唱）晝長夜長愁更長，

往事欲忘偏難忘。

滿腹辛酸向誰訴？

每對遺容泪盈眶！

自從你年紀輕輕辭人世，

可憐我如醉如痴度時光。

想當初赴約又把約來訂，

海誓山盟恩愛長。

實指望脫去袈裟換羅裙，

却不料竟成南柯夢一場！

我本想懸梁自盡隨你去，

苦只苦痴心難把嬌兒忘。

恨只恨庵堂難把兒扶養，

慘只慘血書裹兒棄道旁！

分离至今十六載，

不知生死与存亡。

若是我兒身未死，

有朝也許会寻娘。

申郎啊！你若知娇兒在何处，

我求你夜半前来托一梦。

申郎啊！我千言万語对你講，

你为何唇不动来口不張？

啊，我的申郎啊！

中幕落。

徐元宰到处寻母未遇，往法华庵寻訪途中。

元宰（唱）天寬地闊路綽長，

茫茫人海难寻娘！

怪只怪养母不該将我瞞，

害得我十六年来梦一場！

幸亏这血書一幅落我手，

才知道我元宰并非徐姓生。

血書上一首诗是哑謎，

却原来父姓母名暗中藏：

我的父“未末酉初为鴻儒”，

我的母“土心卜貝蓮池旁”。

“未末酉初”“土心卜貝”怎样解？

“蓮池”所指是何方？

忽东猜，忽西想，

夜以繼日苦猜詳。

难道說父亲姓申为秀才？

难道說母名志貞在庵堂？

姓申文人遍天下，

庵堂禪院遍四方；

哪个秀才是我父？

哪个尼姑是我娘？

水中捞月尚見影，

我訪母要比捞月更渺茫。

訪过庵堂无其数，

无数庵堂皆无娘。

前面已到法华庵，

有娘无娘我权且进去訪一訪。（扣庵門）

開門！開門！

王志貞上。

王志貞 耳听扣門声，想是佛婆回。（開門見徐元宰貌似申貴升，甚为惊异，急閉門，唱）

忽見申郎立門外，

只見他容顏依旧貌未改！

徐元宰 開門！開門！

王志貞（唱）莫非我泪眼模糊看錯人？

也許是香客到庵来。

外面何人？

徐元宰 小生徐元宰在此，請快開門！

王志貞 待我開門！

王志貞開門，徐元宰进；王志貞見徐元宰确像申貴升，惊異

又起，对徐元宰注視不已。

徐元宰見王志貞注視自己，深为詫异。

王志貞 他与申郎为何如此相像？

徐元宰 她看我看得好怪呀！

二人互視，王志貞益窘，急用話掩飾。

王志貞 看公子这样穿戴，莫非是一位解元公？

徐元宰 正是。

王志貞 請問解元公高姓大名？

徐元宰 小生姓徐名元宰。請問师太法号？

王志貞 貧尼名喚志貞。

徐元宰 (惊喜) 志——貞？

王志貞 (奇怪) 正是。

徐元宰 (忽覺失态，急掩飾) 这名字高雅得很！

二人僵持少頃。

王志貞 請到客堂用茶！

徐元宰 請！

王志貞 如此貧尼引路了！

王志貞在前，徐元宰在后，往客堂而行；徐元宰打量王志貞背影，王志貞亦时而回首打量徐元宰。

徐元宰 啊！(唱)

为何她開門又閉門？

为何她神态如此不安宁？

乍听到她名志貞我心喜，

又想起天下尽多同名入。

王志貞 啊！(唱)

为何他相貌如此像郎君？

为何他听到我名字神色惊？

王志貞回头再看徐元宰，想在徐元宰身上發現不像申貴升之处，以証明自己之多疑。

王志貞（唱）可笑我胡思乱想疑心重，

却原来他眉毛不像那死去的人！

中幕啓。二人已走到客堂門前。

王志貞 解元公請进！

徐元宰 同进。

二人进客堂。

王志貞 請坐！

徐元宰 謝坐。

王志貞 待貧尼取茶来。

徐元宰 有劳了。

王志貞下。

徐元宰 志——貞？（唱）

虽然說天下尽多同名入，

总比那名字不同好几分。

滿腹疑团总要解，

我不妨将她身世問一問。

王志貞捧茶上。

王志貞 解元公請用茶！

元宰 多謝！（略思）宝庵如此宏大，为何只見师太一人？

志貞 佛婆与众位师兄俱到施主人家念經去了。

元宰 师太因何未去？

王志貞 只因偶感風寒，故而未去。

徐元宰 (略思) 請問師太是中年出家，還是幼年進庵？

王志貞 (略遲疑) 貧尼七歲進庵，也算得是幼年出家。

徐元宰 (失望) 我還以為師太是中年出家呢！

王志貞 不！貧尼是幼年出家。

徐元宰 請問師太出家幾年了？

王志貞 (感傷地) 寒來暑往，已有二十五載。

徐元宰 (希望重起) 師太三十二歲了？

王志貞 點頭。

徐元宰 不知師太俗家還有何人？

王志貞 父母去世已久。

徐元宰 可有其他親人？

王志貞 (勉強苦笑) 出家人不談俗家事，問它做甚！請問解元公今到草庵有何貴干？

徐元宰 (略遲疑) 特來上香拜佛。

王志貞 如此解元公請隨我到佛殿去吧！

徐元宰 請！

王志貞、徐元宰同出客堂。中幕落。

王志貞 (唱) 最親莫如母子親，

怎奈母子兩離分。

分離容易相見難，

提起親人淚沾襟！

徐元宰 (唱) 只見她滿臉愁云套疑云，

莫非是傷心人遇見了傷心人！

行至放生池畔，徐元宰心有所感，停步沉思；王志貞也停步。

徐元宰 这池水好深啊！

王志貞 这是放生池。

徐元宰 (唱) 放生池里池水深，

水上浮萍无有根；

順水漂来又漂去，

它孤苦伶仃靠何人！

王志貞 (深有同感，唱)

并非浮萍无有根，

根藏水里看不清；

有朝干了池塘水，

翻轉浮萍看見根。

徐元宰 (試探，唱)

煩劳师太去翻一翻，

看它根在何处生？

王志貞 (不安地，唱)

池岸陡，水又深，

貧尼想翻难从心。

佛殿就要到了。(行)

他想看萍根是何意？

若說无意似有心！

徐元宰 (唱) 她說浮萍本有根，

想去翻轉怕水深。

我看她言語之中有言語，

有心想問怎样問？

走到大殿門前。中幕啓。

徐元宰 大雄宝殿。

王志貞 解元公請進！

二人進殿。

徐元宰 (唱) 香烟縹緲似雲間，
畫棟雕梁彩色鮮，
長幡層中現蓮座，
佛像慈悲又莊嚴！
哎！我到庵中來尋母，
不是來瞻仰神像游佛殿。

師太！這一尊是什麼菩薩？

王志貞 這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南海觀世音菩薩。

徐元宰 待我拜她一拜！

王志貞 貧尼與你點香插燭。

王志貞點香燭，徐元宰拜，一面祈禱，一面觀察王志貞動靜。

徐元宰 (唱) 觀音大士請听真，
下跪元宰尋母人。

王志貞聞到徐元宰尋母，驚，注意傾听。

徐元宰 (唱) 孩兒空有尋母志，
母親她石沉大海不留痕。
你若能保佑我母子重相聚，
我重修廟宇塑金身！

王志貞 (心中不安，唱)
听说解元他尋娘亲，
不由我心中猛一惊！（轉念）

哎！解元他寻他的母，
我若多心笑煞人！
解元公！令堂何时离开你？
你与母失散为何因？

徐元宰（唱）我离母之时在襁褓，
失散原因说不清。

王志贞半晌无语。

徐元宰见王志贞神态，甚疑。

王志贞（怕被徐元宰觉察自己在胡思乱想，急用话掩饰。唱）
愿菩萨保佑你母子早团聚。（躲开元宰。）

徐元宰（唱）她神态如此定有因。（思索）
抬头望见一盏灯，
高高挂起亮晶晶，

师太！

佛前已有烛火在，
为何还要挂此灯？

王志贞（唱）此灯名叫琉璃灯，
悬在佛前日夜明。
上照三十三重天，
下照一十八层地狱门。
前世点过琉璃灯，
今世生对好眼睛；
前世未点琉璃灯，
眼睛模糊看不清。

徐元宰（唱）恨只恨我前世未点琉璃灯，

只落得今世不生好眼睛！

王志貞（唱）你眼睛黑白分明无疾病，
为什么說前世未点琉璃灯？

徐元宰（唱）我若点过琉璃灯，
为什么自己娘亲認不清？

王志貞（試探，唱）

解元如今長成人，
只恐怕令堂見你也認不清。
請問你令堂她是何处人？
她是富来还是貧？

徐元宰（唱）我不知母亲是何处人，
只知道她不富不貧也是一个出家人。

王志貞（一时不知如何回对，唱）

解元說話要留神，
褻瀆了神明你罪不輕！

請到罗汉堂去吧！（急走出大殿）

他說道他母也是个出家人，
不知是假还是真。
有心問他难开口，
只因为我也是个出家人！

徐元宰（唱）她神态失常定有因，
我欲不疑心也疑心。
路旁忽見一支筍，
我不免借物比人再試她心。

师太！这是什么？

王志貞 这是一支竹筍。

徐元宰 (唱) 哪棵竹子把它生？

王志貞 (唱) 竹多笋众难分清。

徐元宰 (唱) 日晒夜露笋兒嫩，

为何竹子不关心？

王志貞 (唱) 并非竹子不关心，

只因它身細枝軟根不深，

百样虫兒将它咬，

它自身难以保自身。

徐元宰 (更进一步，唱)

順手拾起小松子，

故意再把师太問。

师太！这是什么？

王志貞 这是一顆松子。

徐元宰 (唱) 这松子可是此树生？

王志貞 (唱) 虽然相似难分清。

徐元宰 (唱) 松子倒有寻母意，

松树似无爱子心。

王志貞 (唱) 受尽寒霜遭尽冷，

它每日思子泪淋淋。

虽然满怀爱子意，

只恐怕这松子不是它自己生。

徐元宰手摸袖內血書，欲取出，旋又生疑慮。

王志貞 (忽覺失言) 前面就是罗汉堂！(向前急行) 呀！(唱)

我不知不觉露真情，